

爱格
Aigirl

当爱去了远方 /
我们昼夜孤独 /
只身闯荡 /
每一滴热泪 /
都为想念而流



热泪

戴帽子的鱼 / 著

写给

为爱勇敢的你

痛彻心扉的辛酸异地恋

——愿世间所有相思
终能圆满

一个女孩的成长蜕变史

——唯爱方能无所畏惧
所向披靡

CS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热泪

戴帽子的鱼 / 著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热泪 / 戴帽子的鱼著. — 长沙 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 12
ISBN 978-7-5562-1744-1

I. ①热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0608号

Re Lei

热泪

策划编辑: 李 芳

质量总监: 郑 瑾

统筹编辑: 彭朝霞

内文设计: 刘思维

责任编辑: 唐 龙

特约编辑: 唐 瑜

封面设计: 杨 平

封面绘制: 牧阳贝

出版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

电话: 0731-82196340 (销售部)

传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

邮编: 410016

82196313 (总编室)

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张晓军律师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印张: 15.5 字数: 256千字

开本: 710 mm×1000 mm 1/16

版次: 2015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6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31-82196362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| 燃烧不尽的炎夏 |
| 016 | 第二章 | 一千八百公里 |
| 035 | 第三章 | 总有一天 |
| 052 | 第四章 | 黑暗世界 |
| 071 | 第五章 | 我信你 |
| 087 | 第六章 | 给你幸福 |
| 101 | 第七章 | 没有面具的生活 |
| 116 | 第八章 | 贵客入住 |
| 133 | 第九章 | 爱不是万能的 |
| 148 | 第十章 | 梦想摧毁者 |
| 164 | 第十一章 | 一个月的赌局 |
| 179 | 第十二章 | 幸与不幸 |
| 197 | 第十三章 | 恶的一面 |
| 214 | 第十四章 | 为你凯旋 |
| 229 | 第十五章 | 星月之国 |
| 240 | 后记 | 愿我如星君如月 |



第一章

【燃烧不尽的炎夏】

热带小岛上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
不会有春雷，
不会有秋风，
不会有冬雪，
只有燃烧不尽的炎夏，
每一口滚烫的呼吸都像是能把人的心烧焦。

午夜时分，机场冷清。

这时间起起落落的只有红眼航班。之所以叫“红眼”，是因为飞机在深夜飞行，乘客往往熬得双眼通红，这种航班唯一的好处是票价便宜，所以卓星月选择在这时离开。

这是二十二年来，她第一次乘坐飞机，且是独自一人。她羡慕地看着那些有人送别的旅客，妈妈已坐着回市区的末班车离开了，因为红眼航班起飞太晚，若等到那时，回去只能打的，而出租车费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笔昂贵的支出。

此时此刻，卓星月只能强忍着不安的情绪，独自等待红眼航班值机柜台开放，不时摸出手机温习一遍坐飞机的流程，怕自己登机时闹笑话，也顺便看一看有没有新的短信。

手机没有坏，杨决也根本不知道她要离开，所以没有消息是正常的。这也好，她可以静悄悄地告别。

幸凉。

她抬头再看了一眼机场大厅墙上镌刻的两个铜字，这座城的名字。至少一年的时间，她不会再有机会回到这里。

熟悉的城市有太多的回忆，离别的心里溢满了悲伤，但她决定用一首欢乐的歌为自己送行。

闭上眼睛，塞上耳机，她告诫自己专心听歌，不要再多想，就算愁白了发，也于事无益。

看不见，听不见，卓星月不知道安静的机场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焦急憔悴的年轻男人四处张望，难过得毫无顾忌地大喊一个名字：“卓星月。”喊到后来，他声音哑了，带着一点点恨。

现在机场的人不多，都好奇地望着这个伤心欲绝的男人。他或许以为自己来迟一步，要找的人已经飞走了，颓然地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一腔的怒气无处发泄，冲着热闹的人咆哮：“看什么看！”

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全场唯一没有看向这里的人，卓星月。

他踉跄地爬起来，朝她跑过去，一把扯掉了她的耳机，连带手机一起扔到地上。

屏幕碎裂，有他的心碎得很吗？

如果不是他莫名不安，千方百计从家里偷跑出来找她，从她母亲那知道她搭乘今晚的飞机离开，他是不是会一直被蒙在鼓里？等到她已经远远离开，什么都来不及挽回了，才被通知一声“我走了，你保重”？

他盯着卓星月，而她睁开眼睛，微微一惊，极好地掩饰了惊喜，瞬间化为冷漠，吐出他的名字：“杨决。”

不论她是期望还是不期望，他到底来了。

“跟我回去。”他出声，而她不吭声，也不动。

“我不会放你走的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只能留在我身边，不准离开。”他勃然大怒，抓起她的手，力气重得几乎折断她的手腕。她忍着痛，执拗地坐在原位上。

看客们的视线都投向这边，有些人相互交换一个会意的眼神，大致是“哦，小情侣闹别扭嘛”的意思。

一张长椅，卓星月坐在这头，隔着几个空位，一个穿着黑色长袖衬衫和长裤的年轻男人坐在那头，他此刻站起来，想要离开这个备受瞩目的地方。

与此同时，杨决一脚踹翻卓星月的行李箱。劣质的大箱子本来就满载，拉链一下子崩开，这些年两人相处至今累积的纪念品一件件滚出来，照片、书信、礼物……

大半个箱子装的都是回忆。

“既然决定走了，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不要假装你很在乎的样子。”

杨决阴沉沉地笑着，随意地捡起来，一件一件丢进黑衣男人旁边的垃圾桶里。

卓星月无法继续不闻不问，她带这些，说明她在意。她终于动了，伸手去拦，恳求道：“阿决，你不要这个样子。”

杨决见到一丝渺茫的希望，反握住她的手，把她拉到怀里紧紧抱着。

“星月，你知道你这一走有多远吗？一千八百公里。你知道你这一走有多久吗？可能一年，可能十年。异地恋最可怕的不是距离和时间，而是你不需要我，我不需要你，日子照样过，我们从此成为彼此生活的旁观者，让那些努力分开我们的人称心如意。”

感觉到怀中的她慢慢变得温顺了，杨决的心更柔软，像哄着一只小猫，温柔地在她耳边呵气：“留下来！我想你的时候，可以跑步到你家来看你一眼；你饿的时候，我可以马上抱来一箱你爱吃的零食陪你慢慢吃；我难受的时候，可以手一伸就紧紧抱住你；你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我可以趁那兔崽子没跑远揍他一顿；我遇见烦人的女生的时候，可以一把把你抓过来说我有女朋友了；你生气的时候，我可以一直追着你直到你笑了……”

他描述得太过美好，令她想要流泪。道理她都懂，爱是需要不时浇水的，两个人离得太远太久，它容易死去！可是她别无选择。他的怀抱很温暖，可是她不能留。

“阿决，不要那么天真了。你忘记事情糟糕到什么地步了吗？留下来就是坐以待毙，我只有走，才能为我们争取到一线生机。所以，求你放手，让我试一试。”卓星月决心已定，用力推开他，蹲下身，捡起手机，费力地合拢行李箱，执意离开。

异地恋的成功率极低，百不存一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恋人忍痛分离？因为他们都相信，远方有一个蜕变的机会，可以为爱人带来更好的未来。

这个世界上，卓星月似一只新生的飞蛾，不知道自己扑向的是毁灭的火焰，还是希望的光明？但是，为了爱，她愿意燃烧得渣骨不剩。

卓星月拖着沉重的箱子，路过那个黑衣男人，他递给她一个资料袋，破掉的袋子露出大学毕业证书的一角。这对她此行是很重要的东西。

“谢谢。”一定是刚刚杨决丢东西时随手扔出来的，刚好扔到他脚边。

可是黑衣男人的脸上没有被人感激时应有的笑容，看她的目光更像视其为一个麻烦。“这是公共场所，你们很吵，请不要打扰到其他旅客。”他说话时，一张冷峻的脸面无表情，因为穿着黑衣，显得皮肤极白，不怒自威的气势如同黑夜的主宰，危险而诱人。

卓星月忙不迭抱歉，而在原地不动难以置信看着她竟敢离开的杨决忽然醒过来，以为她被陌生人斥责了，即便恨，还是习惯性地保护她，暴脾气一上来，吼道：“你怪她干什么，机场是你家的吗？”

周围的旅客窃窃私语：“不是他家的，也不是你家的啊，跣什么跣？”

杨决从未这样公开被人指责过，一直以来，他都被众星捧月，此刻他凄凉地觉得自己今晚就是一个疯子，第一次抛弃尊严求一个人留下，还被千夫所指。

卓星月很想帮他说一句，是的，没错，机场就是他家建的。在幸凉市，蓝洋企业的大名如雷贯耳，直接关乎本市的经济的发展，而他正是蓝洋企业董事长的公子。

可是，这时的他哪有平日光芒万丈一呼百应的意气风发？

虎落平阳。

机场犹如斗兽场，卓星月和杨决红着眼看着彼此，他如愤怒的猛虎，她似倔强的牛犊，他们在此斗得两败俱伤，毫不相让。

“请乘坐D3913的旅客到A3-7柜台办理乘机手续。”机场广播响起，现在绝大部分旅客就是在等这一班飞机，纷纷拖着行李去排队。

这也是卓星月在等的飞机，可她知道杨决既然来了，以他不撞南墙不回头性格，一定会豁出一切不放她走的。于是她不得不央求离她最近的黑衣男人：“可以帮我个忙拦住他吗？他在的话，我没法登机。”

听到她哀求别人的话，杨决怒火中烧，威胁地瞪了黑衣男人一眼，担心他会多管闲事，但那男人只是疏离地看着他大步拖着她往出口离去。

卓星月一路不停地挣扎着，猛然低头咬住杨决的手，尝到血的腥气。他吃疼松手，想要再把她抓回来的时候，黑衣男人再次收到她求助的目光，似有一丝触动，长腿一迈挡在了杨决面前。

“她看起来不愿意跟你走。”

杨决从小就伴着可能被绑架的危机长大，家里一直有请名师教他防身格斗技巧，按理说他的突围能力很强，可是在这个人面前，他好像毫无用武之地，始终突破不了防线，眼睁睁地望着卓星月匆匆换好登机牌，跑到安检区去跟保安说了几句。然后她钻进安检门消失无踪，保安朝着这个方向走来。

黑衣男人见保安过来了，不再拦他，提起自己的行李淡然离开。

卓星月躲在安检门后一直注意着这边的情况，愣愣地看着杨决一脸不甘地被保安强行架走。那时，他红着眼终于流下眼泪，她听见他一直在殷切呼喊她的名字。他的呼唤像是大千世界里仅剩的声音，震得她耳朵里的鼓膜生疼。

过了一会儿，黑衣男人也过了安检门。卓星月追上去，不停地道谢。他只看她一眼，拿出一包黑色包装的纸巾，递给她，不是什么温柔的关切，纯粹是看不下去她嘴角有血迹，咬过杨决的血迹。

“我不会哭的。”卓星月时刻绷着一根坚强的弦，面对艰难的人生，她没有资格懦弱。

“血。”他言简意赅地提示，然后越过呆住的她，不再理会。

她带来的麻烦够多了，而他正好是不喜欢麻烦的人。

航班还没开始登机，黑衣男人在登机口附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开始翻书，卓星月怀着歉意厚着脸皮尾随坐到他旁边，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来以示感谢。

这里不少人刚刚都在外面的大厅目睹了事情的经过，但没注意到角落的两个人，夜深了又需要聊聊天打起精神，就不约而同把这件事当作谈资。

一个女孩子说：“我以前出国留学四年，我男朋友也没有像他一样要死要活啊。真是的，拉拉扯扯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”

卓星月听见一群不了解前因后果的人针对杨决毫无根据地恶意揣测，忍不住怒斥他们闭嘴。

瘦弱的她再次成了全场的焦点。

见是她出头，那个说话的女孩子冷笑一声：“呵呵。伤他最深的就是你，现在猫哭耗子假慈悲是几个意思？”她晃晃手里的绿茶饮料空瓶，丢进一侧的垃圾桶里。

今晚怎么到处都这么吵？黑衣男人合上书，锐利地看了卓星月一眼，

见她单薄的身子气得浑身发抖却挡不住众人的冷言冷语，似是随意开口道：

“还没开始登机，不如我讲个故事吧。”

他的声音讲起故事来很好听，如同深夜电台的男主播，像海浪一层层拍着海岸的声音，让人着了魔一般想永远听下去。

“万仞悬崖上，有两个人在上面危在旦夕，A快要掉下去了，好在B努力拉着A，可是B也一点点向悬崖下滑去，如果B不松手，最后两个人都会掉下悬崖。于是A就请求B放开自己，悬崖下面有湖，自己会水，B不会游泳。如果两人一起掉下去了，A可能活下来，B却会死。但是B不肯放弃，因为他相信自己再努力一把，也许可以把A拉上来。A和B因为不同的决定而争吵起来，A想撒手，B却想抓紧，你们认为谁对呢？”

大家都听得有些入神，绞尽脑汁地想答案。只有卓星月一听便听出了弦外之音，震撼之余莫名感动，明白他是在用这么一个哲理小故事为自己解围，很有智慧，也很动人。

她的眼睛升起雾气，蒙蒙眈眈地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觉得他也许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不近人情。

带头的女孩子像是为了引起英俊的他的注意，抢先答：“这个问题很难呢。悬崖那么险峻陡峭，两个人又精疲力竭，B很难徒手把A拉上来。虽然若是A撒手掉下去，两个人都活下来的几率最大，可是，按B对A不顾生死的爱，B会自责一辈子吧？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保护A的责任，也会觉得A在关键时候不相信自己能够拯救她。我觉得没有谁对谁错啊，都是互相深爱，只不过立场不同。”

听完女孩的回答，黑衣男人突然带着一丝寒意看过去，指着卓星月说：“她是A，而那个男孩是B。现在，你们还觉得他求她不要离开很可笑吗？当你不了解别人的处境时，请不要妄作评价。”

当你不了解别人的处境时，请不要妄作评价。

最后一句如暮鼓晨钟，刚刚议论纷纷的人都静下来，面面相觑，再看向卓星月都挺不好意思，再看向黑衣男人的眼神里都多了几分佩服，道歉的声音起起落落，之后，大家不敢再叨扰这边。

世界安静了，黑衣男人继续看书，书皮是黑色的，凸起的纹路是一朵花

怒放的形状。

卓星月忐忑不安地悄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和他的事？你知道悬崖代表什么？悬崖下的湖又代表什么？”

她确定自己是第一次见这个人，可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在这以前，她从未认识这般喜欢黑色，头发、衣服、纸巾、书都是黑色，孤独如谜一般的男人。她已经在心里给他取了个贴切的绰号——黑先生。

再次被打断安静时光，黑先生不悦，已经懒得抬头看她，翻着书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听好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回答你的问题。你实在很麻烦，如果你感谢我，离我远一点就是最好的回报。”

他回答，刚刚在大厅，他本来不想插手，可是她可怜兮兮地向他求助，他只能帮忙拦住杨决。当她跑远了，杨决既突不破他的防守，又怕追不回她，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认输，恳请他让开，并说出原委：“因为家境悬殊，她是被我家逼走的，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到千里之外打拼受苦，去争取继承什么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姑妈的酒店来弥补差距，我是男人，我可以保护好她！”可他没有让开，经历过许多世事，他一眼就看清杨决的虚弱，这个男孩估计是趁夜从家里逃出来的，连自保都艰难，何谈庇护别人。他只是反问一句：“你保护得了她吗？”杨决本想逞强答能，但在他看穿一切的目光里，竟然说不出话。

答完，黑先生指一指远处的空位，不动声色地提醒她该离他远点了，希望一切到此为止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

卓星月被戳中伤心事，她背井离乡，的确是迫不得已。

在幸凉市，杨决的父亲杨修身是商界的领军人物，跺跺脚，一个地方的经济就要发生天大的变化。而卓星月的母亲只是大学西门外摆摊卖葱油饼的普通妇人，卓父是遇难的建筑工人。

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根本连较量的资格都没有。

“这里是人行道，不准摆摊，你这属于占道经营。”

周围的小贩远远见到穿蓝色制服的城管，早就望风而逃。可是卓妈是烙葱油饼的摊子，收拾起来很麻烦，她奋力蹬车的时候，正好被两个城管拦下，没收了摆摊的家当。

市区寸土寸金，卓妈根本租不起门市。为了生活，隔几天她又起早贪黑

地出来摆摊子。但街上好像有专人盯着她一样，无论是改时间换地方，城管总会第一时间收到举报消息。

卓妈干脆想着去小餐馆打工，餐馆老板挑剔卓妈的年龄和效率，薪水故意压得很低，卓妈也甘心接受，但她一到哪家店，哪家店就要开始应付一拨又一拨的突击检查和顾客挑事，后来，老板们都心照不宣地辞退卓妈。

同时，市里的房东也把她们母女赶出去，因为有人出高价买他的房子，要求马上过户，现在的租客自然就不能住了。

流离失所的第一个晚上，两人在大半夜里住进五十元一晚的招待所里，看着蟑螂在斑驳的墙壁上肆意地横行。听着妈妈时不时叹气，卓星月整夜睁着眼睛，眼睛疼痛，却无法流泪。

她逐渐明白，如果她一意孤行和杨决在一起，将会面对成百上千种无可抵挡的手段，她和她的母亲将继续被毫不留情地打击。

这一晚，她深深呼吸，拨出了此生最不愿意联系的手机号码，不是杨修身的号码，是杨修身身边的邓秘书的号码，她还没有资格联系那个在电视上、报纸上、别人的讨论里频频出现的蓝洋企业一把手。

电话接通后，她直接说了八个字：“如他所愿，我会离开。”

做出这个选择，不是因为她懦弱，而是因为她负担太重。如果她是个孤女，可以任由杨修身的势力吹来冷风射来箭雨。可是她和妈妈相依为命，她能抵挡百万伤痛，却抵不过妈妈一滴无辜的眼泪。

邓秘书很满意，问：“你去哪？”不是关心她的去处，只是衡量一下她滚得是否足够远。

卓星月深吸一口气，说出近日收到联系甚少的舅姑妈寄来的一封信。来信的大意是她的继子方君最近在潜水时失踪了，多半不可能生还。她疾病缠身，丈夫早逝，一个人打理多年积累下的酒店事业力不从心，希望从亲戚里找个可靠的人来帮忙。待她过世以后，这个酒店就由那人继承。

邓秘书沉吟半晌，夸道：“你是个聪明人，在幸凉没有你的出头之日，寻死觅活私奔也毫无用处。不过，小决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按邓秘书对杨决的了解，他恐怕又会闹得鸡犬不宁吧？杨家的独子杨决，单名一个决字，本意是希望他在商场上杀伐果决以继承庞大的家业，却没想到遇着喜欢的女孩，他的性子居然这么烈，从小的精英教育、富贵出生

和长辈的殷切希望抵不上卓星月的一个笑容。

卓星月冷笑一声：“他从哪里知道？你们禁止我们见面也阻挠我们联系。何况，我也不愿意让他知道，因为他一定不会同意。他那么骄傲，一直觉得此事因他而起，就应该由他了断。他不会愿意我独自去承受那些未知的挑战和痛苦。现在，我只问一个问题，请你务必回答我。”

“你可以问，但我不一定回答。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。”

“杨董事长纡尊降贵做这些来折磨我们母女，不觉得不合身份吗？”

意外地，邓秘书莞尔一笑。“呵呵，你太高估自己了。他要事缠身，根本不知道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事。他什么话也不必说，自然有许多人争先恐后揣测他的心思帮他去做。你没办法指责他，因为他确实不知情，他的手非常干净。你要闹也闹不起来，因为所有的事都师出有名。记住，永远不要怪别人无情地打击你，只怪你有太多弱点让人有机可乘。如果有一天你无懈可击，每个人都会敬重你。我言尽于此，你明白了吗？”

道理很残忍，但是卓星月由衷地说了声谢谢。

这世界，有很多人愿意对你重复一千遍不切实际的名言警句鸡汤，却很少有人愿意把真相血淋淋地剖开给你看，告诉你，生活就是如此残忍，成王败寇。

黑先生说的万仞悬崖，正是卓星月和杨决的身世差距。

黑先生说的悬崖底下的湖，正是此次红眼航班的目的地——巴荷岛，这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不会有春雷，不会有秋风，不会有冬雪，只有燃烧不尽的炎夏，每一口滚烫的呼吸都像是能把人的心烧焦，这里也是这场感情唯一可能逃生的地方。

馨姑妈在来信里写道：“别看不起我的酒店，巴荷岛地处热带，全年适合旅游，这里的白沙滩和潜水项目每年都吸引了不计其数的国内外游客。这家猫星酒店，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不断扩张，小有规模，在当地颇有名气和地位。你去搜搜知名的《旅行箱》杂志，前些年他们的编辑到巴荷岛来旅游，入住我的酒店，给酒店打了四星半，推荐语是每间房都有漂亮的海景，农场里有十九只不同性格的猫（女主人养的灰猫不能算猫，是亲人，读者务必注意），并且贴心地提供宠物美容服务，人宠情深，和谐自然。”

馨姑妈从小就喜欢猫，猫星酒店靠猫出名，倒也不意外。卓星月接到

信后，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猫星酒店，有很多去过的人都分享了入住期间的照片，果然到处都有猫。

酒店靠海，设施齐全，酒店内有农场自供蔬果，还有六幢别墅，两幢客房大楼，两个游泳池（一个室内，一个室外）、两个农场自营餐厅和一间与猫相关的手信铺。

随着巴荷岛越来越热门，猫星酒店的名气与日俱增，几乎成为巴荷岛的必游景点之一，未来升值潜力不可估量。

这是有生以来，卓星月遇见的最好的机会，她渴望改变蝼蚁一般的命运，渴望能强大得让某些人刮目相看，渴望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喜欢的人。

当机场广播通知开始登机，她毫不犹豫地起身，没有回头。

飞机起飞的刹那，眩晕的感觉像是预示着她以后翻天覆地的人生。她紧张地抓紧扶手，环视周围的人，有的仍然在安详地睡觉，有的照常在看书，有的镇静地翻阅杂志，慢慢地，她变得和他们一样，从如履薄冰到如履平地。

飞机在巴荷岛机场降落时，天仍未亮，这时间人不多。下机的旅客都有自己的方向，或自行搭车离开，或与接机人汇合。唯有卓星月拉着行李箱，在冷清的大厅彷徨四顾，她读遍所有的接机牌，没有一个写着她的名字。

她发觉自己还是想得太天真了，以为自己穿越千里来投奔的馨姑妈一定会安排接机人。

在原地傻傻站了一会儿，卓星月决定还是先给馨姑妈打个电话，可她的手机在出发前就被杨决摔坏了，她到处找不到公用电话，这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黑色身影。

黑先生也是坐的这一班飞机。

许多人在飞行途中去卫生间换了短袖衣裳。巴荷岛处热带，比幸凉市燥热许多。可黑先生还是穿着那一身黑，甚至连袖子都没有挽起来，这在热带应该很热，可是他竟然没有出汗，仿佛天生的低气压气场影响了身边的温度。

卓星月其实不敢去问他，可是在她犹豫的期间，机场大厅，剩的人更少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她硬着头皮紧追上他。

她看得出，他有一丝不满，明明告诉过她离他远点，这么短的时间又再

次找上门。

“你能借我用一下手机吗？因为……”她正欲解释，一个黑色的黑莓手机就递到她面前。

他的脸上写着“速战速决别再烦我”八个字。

卓星月对馨姑妈的电话号码烂熟于心，没想到拨过去竟然是关机，那一瞬间，内心的绝望如同滚雪球一样飞速壮大，她不顾杨决的反对，千里迢迢来到巴荷岛改变人生，竟然出师惨烈。她甚至怀疑极少联系的馨姑妈是不是一个骗子？

正常人大概这时候会顺便安慰一句吧？可是黑先生无视她如丧考妣的样子，抬手看看时间，催促：“别发呆，打完没？”

她恳求：“再打一个。”她落地后如不第一时间打电话回家，妈妈会更加担忧。

在黑先生面前，她自然而流利地撒谎，称馨姑妈已经派人来接了，让妈妈不要担心，一切顺利。

卓星月带着笑含着眼报完平安，还手机时发现屏幕上沾着自己的泪水，正要窘迫地收回来擦干。

黑先生接过去，不以为意地用拇指一拭，温热的泪水浸入指腹。这一刻，他忽然心一软，反正麻烦了这么多次，不缺这一次。

“没有人来接你？”他问。

她点点头。

“你知道怎么走吗？”

她惭愧地低下头。

“你去哪？”

“猫星酒店。”

“跟我走。”

黑先生走在前面，脚步很快，没有刻意慢下来等她，她没来得及深思熟虑就跟上去，以为他有车来接或者是搭出租车，没想到他轻车熟路地走到公交车站，竟是准备绿色环保出行。

卓星月一愣，他连路线图都不用看，是本地人吗？本地人怎么会不知道这里很热，还穿着长衣长裤？奇怪！

公交车来了，卓星月在前面找到位置坐下来，正要招手说这边还有一个空位，却见他无视她直接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来，把跟她的距离拉得远远的。

她不知道自己要在哪站下车，只能远远地一路盯着他不放，脖子都酸了，眼角的余光打量车窗外的热带风景，劝自己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也许无人接机是馨姑妈的第一个考验，心情渐渐轻快起来。

“白沙滩站到了。”公交车自动报站。

她见他一动，迅速跟着动，挤到后车门，站在他身旁，却听他说：“我到了，你还有一个站。”

车门一开，车内的空调冷风和外面的热气激烈地撞击。

相对于他的冷淡，她热情地挥手告别。他看见她毫不设防的笑容，竟有一丝不满，板着脸提醒：“下一次，不要有人叫你跟着走你就走。”

卓星月理解他其实是想说，社会新闻中不缺残忍的暴力案件，她这样莽撞地跟着人走，不知道会被带到什么地方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

“可是，在机场，你都不怕我借了你手机就跑，我怎么会怕你对我意图不轨？”

车门快关了，他跳下车，望着她清澈的眼眸，竟无言以对。

肮脏的世界，冷漠的人性，竟然还有人笑靥如花。

卓星月在下个站下车。走到猛烈的阳光下，一路辗转奔波的她一阵眩晕，但在抵达猫星酒店门口的那一刻，她用力地咬红苍白的嘴唇，拍红疲惫的两颊，努力让自己显得有精神一些。

藤叶编织的绿色大门上挂着猫星酒店的原木招牌，白漆简单地勾勒出一群调皮的猫咪图画，门两边的白色栅栏向远处延伸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这里就是大名鼎鼎、生态自然、安静美丽的猫星酒店。

卓星月憧憬无比地踏出新生活的第一步，此时一只棕猫飞快地从她的脚边跑过，她差点踩到了它。猫咪没事，健步如飞。她镇定心神，继续前行。

平整的草坪上，有一条用小小的圆石头铺就的路，尽头是一个草亭子，也是酒店的接待处。

接待处里有一个戴着草帽的姑娘在值班。不过早上不忙，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一边哼歌，一边抖肩和扭腰，像一条欢乐的海带。卓星月等了一